

峨山啓示錄



冉隆中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峨山启示录

◎ 冉隆中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云南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峨山启示录 / 冉隆中 著.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9. 4
(云南作家丛书. 第2辑)

ISBN 978-7-5367-4352-6

I. 峨… II. 冉… III. 当代文学—文学评论—中国—文集
IV. 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64800 号

责任编辑	车树清
特邀校对	罗 华
装帧设计	傅韶晖
出版发行	云南民族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 170 号云南民族大厦 5 楼 邮编: 650032)
邮 箱	ynbook@vip.163.com
印 制	云南民族印刷厂
开 本	889 mm × 1194 mm 1/32
总 印 张	80
总 字 数	2000 千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次
总 印 数	0001~1000(套)
总 定 价	290.00 元 (全十册)
书 号	ISBN 978-7-5367-4352-6/I·863

云南峨山新农村建设文学创作基地
创作作品编委会名单

顾 问

金炳华 丹 增 张田欣
晏友琼 尹 欣 孔祥庚

编委会

主 任 郑 明 张 玲
副主任 黄 尧 尹汉胤 汪叶菊
叶本功 方正春
编 委 杨红昆 欧之德 武清祖
普洪光 缪开和 孔施祥
冉隆中 何雪峰 普绍福
施宏芳 陈 丽 王尚宁
龙泽川 柏 叶
主 编 杨红昆
副主编 冉隆中
编 辑 屈 宁 李朝德

序

黄 尧

“深入生活”的问题，至少从问题提起至今，并不是一个艰深的理论问题而是实践的问题。某些理论学家根究其中奥义，说生活无处不有，无处不在，什么都是生活，“杯水即水”，因此，所谓“深入”毫无指向的必要——这在逻辑上自然是成立的。你不能说“杯水非水”，如果一个作家能将“杯水”写得洪波涌起或微浪惊心未尝不可。但如果将现今中国作家的写作状况及成果与现实生活的广阔与嬗变的深刻做一比对的话——除非规避某些惯常的因素——你不得不承认其中巨大的悬浮式的空虚、游离式的陌生和对生活质感的缺失、生活领域的畸狭。于是，至少在前十年，或从那个时间点开始，我们听到一种泛化了的但尖锐的批评：“中国作家面临生活和情感资源枯竭的危机”。此一批评并没有被放大，也没有明显的普遍回应，它是否说明那种“资源枯竭”的状况其实并不存在，抑或状况仍在继续，当然还有



峨山启示录

多解：作家并不打算改变他们的“状况”，已经足有实力弹性的作家一仍积习对此可以毫不理会？

中国作家面临“生态”危机吗？

这又回到问题的前提：中国众多作家的“体制内存在”的“生态”是抗衡的因素之一。文学创作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个人化的劳动，如果他在自家门前就能合泥制坯，烧造的粗瓷也能卖出去，为什么要远山远水，寻觅精料来制造精品呢？作家“配方”式的作品既可实现某种实在的价值，为什么要破击习规，斗胆投入“生理”的“毒性”的实验？这说明这种悖论纷繁的理性根究是多么软弱无力。

然而，仍有人坚持要到现实生活中对作家充满陌生感，能激活艺术灵性和生活热情，最具有时变特质，最能说明当今中国怎么了？如何呈现最惊心最意外的也最为多数人关注的状况的地方去。他们相信“生活永远不会亏待一个诚实的面对者”。问题再次回到“实践”的位置，这个起点（启步）却模糊和出人意料的艰难。

自1999年始，云南省作家协会，作为省一级会员服务机构，在云南省委省政府专项资金支持下，开始试行“作家聘任制”，由于资金有限和当时条件限制，仅有少数作家以自报选题，经评聘争取到“深入生活补贴”。显然，组织者的目的是想以这份额不多的支持，使受聘作家走出去，至少解决部分“走出去”、“深下去”的困难——其结果是可以期待的：云南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创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局面，突破一度出现的低

迷徘徊。昭通作家群的出现产生了一个“现象”：愈是离真实的底层生活近切的作家，愈易被呼唤聚集；愈易被激发活化；愈易发生自身命运与群体的关联；也愈易在文学实力圈里以激情周旋。但这显然是一个特殊的“个案”，尽管它的普遍性无须置疑。对于生活稳定，“格式化”了的年轻作家，如果他创作的活力与常规式的生活发生抵触，到相对陌生的环境里去，寻找全新的感受，常常是很自然的要求。上世纪末，云南作家自发提出“走云南”的口号，游走或在旅观察，或找到一个相对固定与自身发现、体验对应的“目的地”，并无数地企图剥离它的表层，深入它的基底。这一实践的意义虽然在各自演绎中都不尽相同，但更加贴近土地，更加贴近普通人生活的现场及状况，却是基本一致的。其结果，云南产生了一大批长卷散文作品。较之于当时的小说创作，这批数量可观的作品要积极的多，也更有价值。这个趋势持续至今，势头未减，所惜并没有受到全国文坛的整体性的充分的关注。而地方性的眼光也曝露了它的短视，即多从“文化发现”来判定其价值。

这一时期，云南省作家协会试图使从事长篇小说的年轻作家得到更好的条件，以求得地方支持和给予深入生活补贴的办法，让作家到边远的民族地区去，不是走马观花，而是获得“兼职”或“挂职”的身份，参与地方建设，全身融入生活场景。由于适合长期离职这一条件的作家不多，而运作成本极大。实际受惠的作家寥寥无几。事实上，“深入生活”面临的社会状况与上世纪50、60年代作家与农民实行“三同”，甚至较之于“文革”



后文学新时期作家回溯自身生活历程去“掘一口深井”的状况已经有很大不同。写作“职业化”被提前自我认定，而社会并没有支付的承诺，体制的框架没有准备安置这个“鸟巢”。加之现代社会生活的压力加大，让作家维持基本生活又获得“生活”的较大空间，对作协这样的服务型机构，能力能为，始终是有限的。

2005年，我们开始摸索新的路子，这个路子起点必须不低于以往，又要降低它的“漂浮指数”，即作家较长时期的、稳定的一步到基层。

从改革开放之初到后二十年，不少作家已经错过了直接参与经济改革巨潮迭涌，中国社会剧烈变动的时期，虽有“下海”的浪花，但少有“泥牛”的消息，其原因等待历史去说明。但在中国深化改革的又一波浪潮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文化冲撞和交织——即中国最大人群的社会变动随之展开——这是再一次的机会。这样说，究竟有何指向和意义？中国作家的成分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再是单纯的从战争队伍走向革命的文学队伍；也不再是知识青年的进一步文学化；甚至文学的政治使命只是文学家与历史衔接的选择之一；现实主义创作即便遭遇颠覆又懵懂重生也肯定不是唯一“方法”；文学由受命性职业化领域转变为广泛的社会文化形态之一；文学的每10年“断代”新生代顺生逆动等，何等纷繁！看起来什么人都可以成为“作家”和进入低成本高名效运作；传媒的介入与强势的放大、缩小功能，是悖反效应；商业操作的既边际又主

流，也是另一端悖反等等，这都极有可能改变中国文学的未来走向。这时候，来主张有部分作家去农村，写他们也许并不熟悉的农村生活，这是不是多少有点“守旧”、“复古”、“老调重弹”？

至少，我是这样看的，中国作家最好懂得一点农民和农村生活，原因是今天的农村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城市边际，而城市文化的演进嬗变正在接受来自那里的刺激并“接种”的它的“天花”，某些XXH1N1的“流感”无法抵御，从大的层面上你已经分不清什么是城市什么是农村，什么样的文化形态是农村的什么又不是，这是其一；其二，中国最稳定的文化因子，即或不是永远，至少在很长的历史时期，是在农村。即使“转基因”，也是从那里开始。《红楼梦》如果没有刘姥姥和出身贱微的丫鬟群体，就不是经典的中国小说。一个有理想的中国作家，最好多知道一点中国的事情，这“一点”可能是农村；其三，中国农村是中国社会的基础；最大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也是中国最大的文化读本和城市优越与悲怯的最大参照系；城市需要的消除隔离感、添加安全感的“风景”不在城市本身，恰恰在山水之间，在生命的原地，那里——有极其广大、稠密、按他们固有的或正遭受剧烈震荡的理念、习惯、信仰、价值观生活着并持有相对自由选择权的人们，他们可以镜照历史现实并理所当然地走入文学视野；其四，今天的作家同样享有某种程度的写作自由，写作资源已经“非典”，或可任意调动，写农村可以这样写也可以那样写，不一定非“蹲点”种出“丰产田”来，成为农作或农技专家不可才准予“核销”，农村的城市版本和城市的农村版



峨山启示录

本都可以，都能进入传统、非传统交错的阅读领域。“广阔天地”依旧“大有作为”。我想，说这么多已经可以凑成我们建立所谓“基地”，并在自愿原则下支持某些作家去那里的指向和理由。

如何去呢？

“到支持你的地方去”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学创作基地”后来成为经典指导思路。玉溪市是云南经济社会发展速度最快，成果最大、“出典（典型经验）”最多的地区之一，对作家深入生活也历来持欢迎的态度。作家深入生活，一步到县乡、村民小组，兼职乡长助理、副乡长和各级乡村机构、学校职务，每年平均有3至4个月“在点”，与农村基层干部、群众一起建设新农村；作家由省作协本着自愿原则选派，大体三分之二是“省派”，三分之一是本地作家，以便交流互补；经费来源：主要由所在县给予生活补贴，省作协负责作品推荐和部分作品的出版——这样一个粗略的打算及合作框架，在玉溪市——峨山县的大力支持下得以实现。

峨山县是我国第一个彝族自治县，民族文化资源丰富，群众文化活动十分活跃。至今仍有上世纪50年代出现和70、80年代崛起的民族作家在坚持创作，各级领导文化建设的自觉性较高，这给予了“基地”根本性的支持。

这次出版的“峨山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学创作基地丛书”得到省委领导、省委宣传部的支持。所集作品，均是自由选题，“在点”创作的。其水平自有高下之分，部分长篇小说已同时进

入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计划，并先期发表出版。有的作品进入电影、电视剧版权交易和改编。在“峨山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学创作基地”建设之初，就受到中国作家协会及其机构创联部、创研部的大力支持。全国著名作家多人曾到访串联、交流、指导，可以说，这是一个有着全国作家“共建”性质的别开生面，为时最长的文学聚会。“峨山”是千山万山之一，“基地”是否作家心灵的基地？有待检验。但我自始以为，创作是作家自己的事，要自己筹谋计划，艰苦实行。无论哪一种“模式”都不能代替作家的心灵“模式”或写作的行为个性及目标。生活素材也不能取代艺术功力、学识修养和对生活的透析能力。这样说来，生活的“现场”只是一个交叉点。到达、周旋、感受、出发，再回归——是否一个成功“路线图”？这简单描述不能回答。

本文旨在说明事情原委，无暇闲笔，权充序言。

2009年5月15日 昆明

（作者系云南省作家协会主席）



峨山启示录

- 1/ 云南峨山新农村文学创作基地调查报告
- 22/ 广袤大地上的文学收获
- 40/ 新农村建设：作家何为？
- 55/ 思考与行动
- 63/ 新农村建设期待文学关注
——全国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研讨会在江苏华西村召开
- 67/ 投身变革时代，坚持在场写作
——云南峨山新农村文学基地成绩喜人
- 71/ 情动峨山
——云南峨山新农村文学创作基地纪实
- 80/ 云南峨山新农村文学基地建设回溯和前瞻
- 85/ 峨山春潮急
——云南峨山新农村文学基地侧记
- 89/ 对云南文艺大发展大繁荣的两点建言
- 92/ 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两个新亮点

97/ 风景这边更好

——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扫描

101/ “在场者”说

——云南峨山新农村文学创作基地挂职作家谈话录

122/ 玉溪文学好风光

140/ 活跃在云南峨山新农村文学基地的彝族作家

157/ 乡土上的写作者

171/ 退下来的写作者

186/ 峨山新农村文学基地：关闭还是重启？

——在峨山新农村文学基地总结会上的一点感想

附 录

195/ 云南峨山/新农村文学创作基地策划案（节选）

199/ 云南省作家协会 峨山县人民政府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文学创作基地建设实施细则（试行）

204/ 峨山挂职作家谈收获与体会 李霖宇

218/ 写作的勇气 张庆国

225/ 在岔河的日子 陈约红

237/ 回归大地的写作 杨 浩

240/ 峨山、甸中和农事

——峨山挂职记 吕 翼

251/ 从书斋走向田野

——峨山县塔甸镇挂职写作心得 米切若张

云南峨山新农村文学创作基地 调查报告

一、缘起和推进

峨山是云南玉溪市的一个县，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诞生的第一个彝族自治县。作为有 50 多年彝族自治史的峨山县，彝族文化居于主流和主导地位。峨山彝族丰厚的历史和民间文化资源，加上峨山社会发展中丰富的现实生活内容，催生出峨山本土几代彝族作家，一个人口仅 10 多万的小县，就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2 人，云南省作家协会和玉溪作家协会会员数十人。近年来，峨山经济社会的发展速度也引人注目，该县已经成为云南县域经济发展速度最好最快的县份之一，而且在经济较快发展的同时，峨山还坚持生态立县，文化兴县的新思路，该县蕴涵的大量民族和民间文化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和合理开发，比如该县民间广为盛行的彝族花鼓舞，就得到有效的发掘、保护和整理，全县上



百支花鼓舞队、数千人的参与，将峨山花鼓舞打得惊天动地，声名远扬。它既是专业团队的演出节目，又是群众广场文化内容，峨山成为名副其实的花鼓舞之乡。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方面，峨山也有很多新举措，并开始取得实效。

2006年3月3~5日，峨山县邀请云南省部分作家（杨红昆、汪叶菊、冉隆中、张昆华、吴然等人）到该县彝族农村地区采风，峨山县副县长何雪峰等人全程陪同。基于峨山本土文学创作实绩和当下重视文化的浓厚氛围，在采风小结会上，冉隆中即提出在峨山建立新农村文学创作基地的初步设想，引起峨山与会同志的重视和兴趣。

2006年3月8日，云南省委宣传部《文艺阅评简报》以专文形式，发表冉隆中理论长文《新农村建设：作家何为？》。

《新农村建设：作家何为？》是国内第一篇较为系统深刻地论述新农村建设与文学创作关系的文章。该文是作者到云南峨山等地农村调研后，以敏锐的目光，理论联系实际，写作的一篇有针对性、有创新性、有指导性、有操作性的文章。文章提出的关于打破现有体制瓶颈，让作家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主动作用，深度参与、见证、记录、反映这场农村变革，防止走马观花等形式主义的观点和办法，很快引起反响。

2006年3月16日，时任云南省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晏友琼同志在《文艺阅评简报》作出批示：

“本文提出了一个体现时代强音的命题，即作家应真正的深

人到农村，走进农户，与农民交朋友，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写出一大批优秀的乡土作品。在新农村建设的平台上，作家们是大有可为的。请（省）文联、作协认真研究，为作家提供创作条件。”

同日，《文学报》以整版篇幅全文公开发表了该文，并加了热情洋溢的编者按。该编者按指出：今年年初，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并系统阐释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问题，预示着中国农村又一场深刻变革的到来。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风云，曾催生出一大批以柳青、周立波、赵树理、李准以及克非、周克芹、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为代表的乡土作家及其作品。云南评论家冉隆中在文章中提出，在当前这场刚刚起步的巨大变革中，作家应该在场并有所作为，具有非常重要和迫切的现实意义。文章探讨了作家与农村实现沟通联系的管道，即怎样实现“身体还乡”和“精神还乡”，呼吁当代作家关注“三农”问题，走出城堡，走向田野，与农村“零距离”贴近，以撼人心魄的文学方式记录并表现新时代的“山乡巨变”和中国农民心灵史！其后又组织了较长时间的讨论，发表了数篇相关文章。

2006年4月，刚刚完成换届的云南省作家协会，由新任主席黄尧率领20多位作家到玉溪采风创作，在与玉溪党政领导见面会上，黄尧正式提出在玉溪峨山建立新农村文学基地的设想，其间又与玉溪有关领导进一步磋商在该地区建立新农村文学创作基地的具体意见。



2006年5月，“全国著名作家写云南”到玉溪地区采风，云南省作家协会有关同志再次就建立新农村文学创作基地与玉溪和峨山方面商量。

同月，冉隆中应中国作家协会邀请，赴江苏参加全国农村题材文学创作会议。在会上，受云南省作家协会委托，介绍了正在筹备的云南峨山新农村文学创作基地情况，受到包括金炳华书记在内的有关领导重视。随后，冉隆中提交大会的文章，在中国作家协会《作家通讯》发表。

2006年7月，云南省作家协会在抚仙湖畔召开重点作品扶持讨论会及“全国著名作家写云南”活动总结会。峨山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施宏芬，副县长何雪峰等人专程前来，与省作协商议加快进度，在该县建立新农村文学创作基地有关事宜。

2006年7月，时任玉溪市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张玲同志，在玉溪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在峨山建立新农村文学创作基地的相关事宜。省作家协会主席黄尧、副主席杨红昆等人到会，玉溪市委宣传部、市文联、峨山县等有关部门同志到会。会议对基地建设具体事项做出明确分工，并明确时间表。其后，基地建设推进速度明显加快。

2006年8、9、10、11、12数月，中国作家协会尹汉胤、省委宣传部文艺处有关同志、省作家协会黄尧、欧之德、杨红昆等人数次再到峨山和玉溪等地，多次协商建立新农村文学创作基地事宜；峨山县委和县政府有关同志也多次到昆明商议此项工作。